

□ 张晓华

母亲的梭布

凝雨浙沥,气温骤降,一夜成冬。
近日,为寻找御寒冬装,我无意中从衣柜底部翻出了一匹梭布。这是母亲生前亲手纺织的手工斜纹布,特意留给我们四兄弟的,说是要给我们留一点念想。母亲去世后,我们每人分了一匹。从衣柜底部翻出来的,就是分给我的那一匹。

三位哥哥的梭布很快送去请人浆染,没过多久每人就缝制了一套衣服,第二年就穿去参加了老乡聚会。由于种种原因,从老家回来后,属于我的那匹梭布就一直被束之高阁,静静地躺在衣柜的角落里,一躺就十五年。如果母亲地下有知,定会责怪我不恭。

因体公休假,终于有时间认真端详母亲留下的布匹。这匹梭布还是白色的半成品,如果要用来缝制衣服,还得要经过浆、染等工序。布匹温暖厚实,织纹细致分明,花纹为菱形图案,纵看对角成列,横看并列成行。我对苗族梭布没有研究,不知这类纺织手法属于何种类型,但知道它是苗族梭布中工序最复杂的一种,因而也是最珍贵的。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哥曾穿一件母亲用这种梭布缝制的上衣去县委党校学习,被一位党校老师看中,他用一件当时比较昂贵的呢子上衣,与大哥交换。大哥虽不舍,但碍于情面,只好忍痛交换。

我找来钢卷尺,把梭布放在床上展开丈量。宽0.4米,长6.35米,这就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仅存的念想了。
从一粒棉花种子变成梭布,要经历挖土下种、施肥杀虫、管理摘棉、晒干脱籽、纺纱浆洗、钩纱上机、排籽飞梭等漫长过程,浸染了母亲春夏秋冬三个季节的辛勤汗水,耗费了她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夏两季所有“空闲”时光。以前我们全家人的衣物都是母亲亲手纺织和缝制的,母亲挺直的腰板,就是在给全家人做一件又一件衣物过程中变成了弯弓,满头秀发也由青丝慢慢变成了灰白。

□ 叶承付

冬天去高华泡瑶浴

小雪过后,天气着实变凉了,几个好友奔着从江瑶族药浴的盛名,邀约到高华村去泡瑶浴药浴。颠簸在蜿蜒盘旋的乡村水泥路上,在晕得快要吐出来时,才到达高华村寨门。我们从寨门步行进村,村寨内外皆是南竹,这个70来户的小山村,若隐若现地隐藏在竹林深处,竹子的香味在微风的轻拂下,使人微醺。

在朋友赵成义的客厅里聊着市井八卦,等候泡浴。煮沸和煎熬了两三个小时的瑶药味道顺着大锅里的水蒸气飘散开来,一阵阵植物芳香沁入心脾,弄得我们心神火燎。在十平见方的浴室里,浸泡在褐色的瑶药浴水里,闭目养神,让药水浸泡身体的每一块肌肤,渗透进每一个毛孔,惬意地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恩赐。几次浸泡,几次出桶,几次出汗,全身排毒,半个小时出浴后,一路的奔波劳顿、世事尘埃,一切烟消云散,心旷神怡。

在高华这几天,体验瑶族药浴的神奇,享受着自然成长的美食,过着难得几天轻闲的日子。年近七旬的赵有辉老人是瑶族药浴·瑶浴疗法国家级传承人,敦实的身体,说话不紧不慢,他介绍说瑶族药浴的原料基本上是采摘梨通、引吊等25种植物的藤茎叶根来配比制成,不同的配方,作用不同,有的是根治疾病,有的是消除疲劳提神。他说“每年的暑假和寒假,广东、四川、贵阳等地的大学生和一些家庭,一住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有些来治皮肤病,有些来调查考察”。赵老人指着寨脚两栋漂亮的房子



手捧梭布,我似乎还闻到母亲的温度,感觉到她的体温。对母亲种棉纺纱织布的记忆,大多停留在我14岁离家求学之前。如今回忆,母亲当年种棉纺纱的情景如照片般在我脑海中一张一张被翻开。

母亲的棉花地很远,离寨子有四五里山路,要经过一段很陡的山坡。棉花地为碱性沙地,面积不大,用她的话说有五张晒席大小。加之坡度平缓向阳,日照时间长,是棉花种植的理想之所,因此每年收棉颇丰。

农历三月中下旬,母亲会选择太阳带领大姐上坡把棉花地翻一遍,在上面均匀铺上一层干稻草,放火烧了暖土,然后细心把土块拍碎抚平。第二天母亲和大姐带着棉花籽,一人挑一挑用柴火灰和干鸡粪拌匀的底肥,上坡下种。她们在地里挖开一个个浅窝,窝与窝之间间隔一尺见方,先用底肥垫底,每窝放3粒棉花籽,然后用细土盖上。之后在漫长的夏秋两季,母亲根据不同季节棉花的生长规律,带领大姐冒风雨烈日,施肥杀虫、精心管理和呵护,最后换来了秋天满树洁白的棉花。

棉花收回来后,母亲或用晒谷席、或用簸箕、或用床单,与红彤彤的辣椒、金黄色的黄豆、紫褐色的豌豆等一起,在门前的空地上晾晒,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晒秋是家乡晚秋的一道独特风景。

相对于其他纺织工序来说,脱籽是最

给我说,那是高华瑶族药浴传承保护陈列室。

同瑶族乡亲们打成一片时,我才了解到,瑶族药浴的发现史,是一部高华瑶族先辈迁徙的苦难史。在瑶族乡亲们的口述中和从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资料了解到,瑶族药浴是瑶族先辈在迁徙逃难过程中,在缺医少药的大山里,面对各种疾病,为挽救亲人,尝尽百草,付出无限代价,才发现和弄懂深山里各种植物的性能,闻名后才被外人称为“瑶族药浴”。据《从江县志》记载,从江县高华村这支瑶族乡亲,之前统称盘瑶,下分两个支系,一支为狗瑶,一支为珠瑶,原居两江。“焚书坑儒”“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同样出现在瑶族人民的身上。洪武年间民间有顺口溜“先有瑶,后有朝”“瑶中珠瑶与宋家争霸”,皇帝朱元璋偏信佞臣,下旨驱逐瑶民,经历过数次逃难,珠瑶在逃难过程中改称板瑶。高华村这一支族,几经辗转磨难,已到此安家有十四代。

泡上瑶浴,就爱上了瑶浴,也深深爱上了淳朴好客的这个民族,更加钟情于它的传统习俗。瑶族世居深山,旧社会不与外界通婚,形成独立体系的瑶族文化,比较突出的有“瑶嫁郎”“度戒(瑶族成年礼)”“盘王节”。通过这些文化,看到了瑶族人民的责任、担当和信仰。“瑶嫁郎”是瑶族先进文化的一种责任,当我们看到现代人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夫妻倒金字塔型的照顾老人和小孩时,瑶族的先辈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瑶嫁郎”是“男嫁女娶”,男方到女方家后,改为女方姓氏,即成为女方家的家长,孝敬长辈,赡养父母,完全不是或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上门女婿”“入赘”。“度戒”是瑶族的成年礼,每个瑶族男子必须参加一次度戒仪式,以示男子成人,方能成家立业,方能担当社会使命和重任。

瑶族药浴,藏在深山围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去泡一泡,洗涤心灵,可抛开世俗纷争。

□ 刘燕成

一本大写的人生之书

——汪永成作品集《摆渡心经》序

谦逊和博学。她说,汪先生虽为校领导,既严格又亲和,若是路上遇着了,隔很远,汪先生就开始做手势打招呼。她还说,汪先生平日里,随身携带笔记本和笔,读到好句子,听到好故事,则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前不久,母校张老老师和学弟学妹们的言谈中得知了汪先生的种种好:亲和、博学、深具领导魅力!不久前,因打算筹建母校的政治生活馆,汪先生通过微信向我征求个人信息,并给我发来政治生活馆的筹建思路图,我看过后大为惊叹,汪先生不但治校思想先进,办法举措亦是可控可操作。政治生活馆建设中欲设置优秀学子板块,以图通过往届优秀学子的励志故事鼓舞学弟学妹。汪先生将我列入优秀学子入选名单中,我深感羞愧。但我还是按照要求,将简历资料和生活照发给了他。当然,我出版的每一本著作,皆捐赠了部分给母校。对于母校,我能做的,恐怕也只有这些了。

再次,汪先生是一位作家型的语文老师。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协会员中侗族作家仅六位,其中五位天柱籍。至今40余年,文艺的种子一代接续一代,天柱仅中国作协会员就已10余人,省、州级作协会员

简单和轻松的一环。待棉花晒干,母亲和大姐轮换着在空闲时间,用木制脱籽机将棉绒与棉籽剥离。脱籽时,右手摇动咬轴手柄左手递送棉花,咬轴转动将棉绒往前翻卷,棉籽则就地脱落在地。一二十斤棉花脱籽,最多只需二至三个晚上。

父亲虽然长年在外工作,但同时又是一名能工巧匠,母亲使用的脱籽机、大纺车、小纺车、织布机、花带机等系列纺织机械,都是他一手打造。寨上不少人家的纺织机械,也都是父亲帮忙打造。

棉籽与棉绒剥离后,棉籽被母亲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用器皿盛放在干燥处,待来年又继续种植。而棉绒则送去请人用特制的弹棉花工具弹松压软,制成一根根尺余长、手指头般粗细的棉卷。

纺纱是个漫长的过程。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家外的农活都是她一个人在操持,纺纱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几乎耗尽了整整一个冬季的夜晚。冬天的晚上天气寒冷,母亲在火坑里把火烧热烧旺,一家人围坐火坑边。我和三哥及妹妹伏在一张小饭桌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看书写作业,大姐用花带机编织花带,二哥埋头打制“跑港”(集镇赶集的戏称)的商品。母亲则坐在纺车前,一手摇纺车一手牵棉线,纺车如同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嗡嗡嗡”彻夜叫个不停,再睡去又醒来依然如此。不知道白天承受高强度体力劳动的母亲,哪来如此旺盛的精力?强盛的母亲有一句口头禅:我不苦你们吃黄泥巴去!正因为如此,再苦再累母亲也要一个人扛着。

在无数寒冷孤独的漫漫长夜,母亲一手一手慢慢地纺,一个一个个线包耐心地卷,尽管疲惫阵阵袭来,眼皮如灌铅般沉重,她也不愿停下转动的纺车。母亲只有一个信念:让人家穿得体的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手捧似乎留有母亲余温的梭布,令我更加思念已经走远的母亲。

如果说纺纱要耗去母亲一个冬季的“空闲”时光,那么浆纱织布同样要浪费掉母亲一春一夏的光阴。

母亲在漫长的冬季里,终于将棉卷一

手一手纺成纱线。为增强棉线韧性,母亲用浓稠的米汤将纱线浸泡和浆洗,晒干后又用一口大铁锅蒸煮。煮好时母亲在锅里放了很多老包谷,待到包谷可直接食用时,线即可出锅,这是苗族代代传承的煮纱计时方法。在缺少食物的年代,煮纱锅中的老包谷是我们这帮孩子眼中的美味佳肴。每当母亲煮纱线时,我们放学回家总要围在纱锅旁,满怀期待等着起锅,直到吃上了梦寐以求的美味包谷,才心满意足地散去。

纺纱一个人可独立完成,但住线筛钩线和布线上机则要多人合作方可完成,而且需要花一整天时间。织布机上的线筛是用无数坚硬的细长竹签排列捆扎而成,每根竹签之间的缝隙仅容一根纱线穿行,不同经纬所用的线筛也不同。钩线时两人相对而坐,一人送线,一人从筛缝里钩线,顺序容不得半点差错,否则将无法排籽飞梭。钩完线即将线头按顺序均匀固定在织布机卷线轴上,由一位阿姨双手紧握卷线轴两头置于身前,线的另一头则固定在多个排线木桩上。负责卷线的阿姨卷线时,其他帮忙的阿姨则人手一把木梳,朝木桩方向轻柔梳理纱线,直到纱线全部卷上线轴,最后安放在织布机上。

此时已是夕阳西下,阿姨们早已饥肠辘辘,腰酸背痛。按照苗寨千年的约定俗成,母亲常常以一餐晚饭来酬谢众人的帮忙。

五
织布是梭布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体验。

我家以前住茅草房,母亲的织布机安放在碓房一隅窗前。后来父亲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修建了新吊脚楼,母亲的织布机随之移至新房二楼上。每年夏天,只要不下地干农活,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坐在织布机上,推拉机杆,飞梭穿线,“唧嗒嗒”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村巷。每天放学归来,人未进寨子就先闻母亲悠扬悦耳的机杆声。机杆声声年复一年,成就了我们一家人的温暖和幸福,也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自从我离开家乡后,虽在他乡曾偶闻机杆声,但母亲坐立织布机上排籽飞梭的优美剪影随着母亲的逝去,业已成为奢望和遗憾。母亲留下的梭布,是她存储在我记忆里最哀婉的绝唱!

□ 方亮

早安 凯里

黄昏里的太阳重又探出脑袋
柔柔的夜渐次退回温暖的鸡鸣
迎宾大道上的月季在二月里等待
行政中心的梅花皎皎的没有融化
体育馆外那匹骏马高昂着头颅踏空飞行
香炉山遥望在清水河的另一旁
苗岭的天空像极了记忆中的恋人
我如何不深爱这世界
在酒醒后凯里的清晨……

□ 杨秀军

青酒赋

金虎玉兔喜祥呈,
凤凰涅槃青酒兴。
百年传承藏经典,
普韵丰弥味纯真。
华夏神州传美名,
一河渔水醉乾坤。
日月同辉歌盛世,
福地镇远又逢春。

□ 吴小平

致春天

(外一首)

关于春天,关于你,关于
生命里所有值得咏唱的记忆
山花盛开的时候
心花也开始烂漫

特别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拥抱陌生,拥抱爱,拥抱
诗行中一切肆意滋长的故事
起因是一缕春风的经过
结果是满心欢喜的奔赴

春在人间

春在人间,应该用何样的盛典欢迎
依旧是风的欢歌
还是脆鸣着的涓涓溪流
或者更多时候
是大地上的生命交响

若是石头肯挪动自己的身体
一定是春天打马经过
若是心头正贪恋一种季节
一定是春天正在人间

□ 邓荣河

春天的故事

(外一首)

绿色的情节
唯一的主线
看不到结尾
只有绚烂开篇
桃李花开
泛香的书签
逗引成群蜂蝶
阅读缠绵

一只只春燕
一次次流连
潇洒地分隔
文字与标点
来去的东风
有情有意
一手攥紧芬芳
一手捏碎悬念

锋利的犁铧
锃亮锃亮的剑
黄土皆是江湖
种子萌动江山
复苏东北
烟雨江南
春天的故事
延展的画卷

杏花幸

有幸能够出墙
是一种机缘
冲破闭塞
绽放灿烂

小巷里被人叫卖
是一点勇敢
娇羞的春天
走出胭脂

杏花村头走红
无须选择的宿命
美酒与鲜花
同时出名



清水江

刊头图

来自网络

的穷苦生活和曲折的求学之路,读后令人不禁双泪潮湿。在“教育教学论文(艺海拾贝)”板块,《教师形象自议》《看孔子的千年教育计划》等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类文章让我感受到了汪先生渊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党建创新(创新引领)”板块的《师德应在规矩中闪烁》《党建开“花”,教育结“果”》等篇章,让我触摸到了汪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讲话稿(交流互鉴 催生梦想)”板块的《请逼自己优秀》《人生需要精心规划》等发言文稿,尽是闪烁着催人奋进的智慧之光。“管理学校(管理视窗)”板块的《校长不要自以为官》《党委书记如何引领学校发展》等文章,无不彰显了汪先生聪慧的治校理念。“作文(独家视角)”板块的《模仿有法》《材料作文的审题技巧》等作文技巧性很强的作品,特别适合语文老师和高中生阅读,这类文字是汪先生数十年语文教学的心血结晶,也是宝贵的经验之谈。“民间文学(民间趣闻)”板块的《皇客》《戏说阳寨》等作品,以其个人独特的体悟和理解,记载了流传于故乡天柱的各类民间趣事,是对民间文学的拯救性保护和挖掘,极具收藏价值。

读汪永成先生的作品集《摆渡心经》,就是在读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时又如同在读自己的故事。这是一本大写的人生之书,读完整本书,让人感受到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汪先生: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文字,热爱他的学生和教师。就如如农民,热爱大地和他的牛马及谷粮!是序。